

Sakinu 牧師

在教會與部落之間學習

Sakinu 牧師 教会と部落の間で学ぶ

Priest Sakinu, Learning from Both Church and Aboriginal Community

Sakinu-Tepia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東部排灣中會 議長

圖片提供 Sakinu-Tepia



我出生於一個傳統典型的排灣族家庭，雖然我的家族不是什麼望族，或是頭目貴族世家，但也並非是一無所成的家族。因為母親是家中的長嗣，父親須入贅至妻家，甚至也被冠妻姓。父親是一個沒讀什麼書的人，母親則是文盲。因此，很多時候，功課都須自己去學習，雙親只在生活上督促課業，但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學習上所遇到的問題。也因此，常常得想辦法自己解惑。在成績上雖沒有名列前茅，但還能維持在中上的程度。國中畢業後，以一般成績考入台東農工職業農機科就讀。

職業學校畢業之後，大多數學生的出路就是就業，再來就是警校或軍校，我因為眼疾（色盲）的問題未能如願，最後決定報考神學院。考試結果得知是錄取位於花蓮的玉山神學院時，心中並無雀躍，反倒考慮是否要去報到就讀。或許是一切真的是上帝的帶領，讓我進入了另一個階段

的學習。對我而言，真的是再陌生不過了，一是它是制式教育體制外的學校，總會考量到在主流教育的被接納度，二來就是神學院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超脫世俗社會的教育單位。所以，在剛進去的時候，有幾度想要離開而另覓工作。

以聖經為學習的準則

進入了玉山神學院之後，上帝奇妙地在我學習領域上成就了祂的事，這樣的奇妙連我自己無法預料，更是成了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的轉折點。就讀玉神之後，發覺到神學院不僅是一個研究神學與信仰靈命培育的殿堂之外，同時也是原住民部落文化教育的最高學府。再則，它又是原住民社會議題與運動的發展與推動基地。受到自由學風的影響，許多學習除了從老師的教導之外，就是平時學生會所辦理的研討與對話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樣的學風與環境，影響了我對民族身份的認同與民族文化的學習。從國小到高中

期間，因著不在乎自己原住民的身份，或可說是因原住民身份而自卑的心理，一直逃避自己原住民身份。直到進入玉神之後，才開始正視自己原住民身份，也開始探索自己的文化。

部落即教室 文化為教材

從此，深深地影響了自己的求學態度，也增強了對於自我身份的肯定與認同。在求知的時候，有一些學問不是老師或是學校可以完全教授的，而是要自發性地去學習。學習的範圍也因而離開了學校，進入了部落或是社會（街頭運動），進行著另類的學習。因此，許多時候老師或教授已經不是只有學校的老師了，部落中的耆老與仕伸，可以做為我自己的教授，部落或是街頭即成了我的教室。

破除部落黨國主義的迷思

玉山神學院畢業之後，非常執著的本土意識與在地權益的傳達，因此，在政治封閉與黨國意識閉塞的年代，常常在部落被貼上叛亂份子或是台獨份子的標籤。但我當時並未因此而退縮或逃避，只想把真理與事實一五一十地向部落族人告知，尤其是自己原住民政府與政黨愚弄的情形讓部落的族人知道

。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之後，總算看到了一些成果，部落族人已不再完全「唯黨是從」，也不再完全只看表象，而已非常瞭解了黨國主義對原住民族的愚弄，更加謹慎思索，對於什麼是事實真相，也大都有自己的認知與瞭解。

致力於福音與信仰的共融

個人求學至今，有許多知識與道理是在社會上與部落中學得的，不管是後來（1992-1995）進入輔仁大學神學院修讀天主教教義學系，接著以道學碩士（M. Div）的同等學歷進入台南神學院修讀牧範學博士班。這些社會歷練，很自然地成了我學術研究的範圍。尤其，把自己的信仰與文化的探討，一直是最感興趣的課題。因為這樣的問題事實上是每一個原住民都會面對的問題，無論是不是基督徒。若是基督徒，就免不了要去碰觸到原住民文化的東西。若是非基督徒，同樣的要面對的是部落教會化林立的現象。因此，「教會與部落，文化與信仰」有無交集，是在部落工作的每一個有心人都必須關心的。不要再讓兩者產生矛盾與衝突，反倒應努力尋求兩者之間的磨合點，以助益部落族人心靈的平安與生活的安定。